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观影时光

铭记

■ 邓凤影

离《731》放映还有四十分钟，观众已经自发地在放映厅外集合完毕。没人高声喧哗，只有细碎的议论声在空气里轻轻浮动——有人指尖划过电影简介上的文字，有人低头整理衣角，那份安静里，裹着期待，更裹着一种沉甸甸的郑重。虽不是首映，可“731”这三个数字，早让所有人的心提前悬了起来。我攥着冰凉的扶手，紧张与忐忑像潮水漫上来。我知道，接下来要面对的，是一段不能被轻描淡写的黑暗。

灯光暗下，银幕成了唯一的光源，却撕开了最残忍的过往。画面如钝刀割心，每一幕都让人窒息：“马路大”们被剥夺了姓名，只剩冰冷的编号；跳蚤培养车间里，恶心的蠕虫背后是无数生命的凋零；鼠疫菌培养箱里，藏着侵略者“征服世界”的疯狂。天真的孙明亮以为“自由”是救赎，现实却让他瞬间跌入死亡的陷阱；顾博轩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地选择了死，“带她走”三个字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温存；杜存山至死不知，陪他度过很多岁月的“老伙计”不过是隔壁牢房里六七岁的“小花”；那些被当作“稻草人”的同胞，成了日军练刺刀的靶子，鲜血溅在土地上，连泥土都在呜咽。当姜武饰演的王永章灵魂觉醒带着大家开始越狱时，明知道这是不能实现的奢望却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成功……反抗的火种虽最终熄灭，“奋起反抗”四字成了用生命镌刻的尊严，虽败犹荣。在安达野外试验场，当成千上万的王勇章、孙明亮们被驱赶着、焚烧着，并最终被迫跳进“万人坑”被活埋时，我内心深处的屈辱和愤怒无处释放。

“健康换取自由？”银幕里的谎言，像一根刺扎进心里。那些抽血时多给的苹果，原是用生命换来的虚假善意；“饿死也不当汉奸”的呐喊，才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硬气。可再看侵略者的嘴脸：“夜樱作战”是他们妄图侵占世界的疯狂，“山笠节”上丑陋图腾像极了日寇丑恶虚伪的嘴脸，还有战后试图抹去一切罪恶的无赖行径。我忍不住在心里发问：我们凭什么忘？作为被侵害的国家，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把九一八的炮声、“731”的哀号抛在脑后，还能指望谁来记住？指望那些曾举着屠刀的人吗？1945年的胜利从来不是骄傲的勋章，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堆砌、用坚持与抗争换来的——杜存山的坚守、王子阳的反抗、千万无名者的牺牲，才换来山河无恙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无权替先烈原谅侵略者的滔天罪行。

当片尾的歌声响起，“你若记得，我便活过”这句歌词，像一道暖流漫过紧绷的神经。散场时，没人匆忙离开，大家沉默地站着，工装衣角还带着影院的凉意，可心里的火却烧得更旺。我看着身边的观众，有人悄悄抹着眼角，有人握紧了拳头，那份沉默里的力量，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分量。原来我们提前四十分钟到场，不是为了占个好位置，是为了用这份郑重，与那些逝去的灵魂对话；我们坐在黑暗里落泪，不是为了沉溺伤痛，是为了记住曾经的屈辱和苦难，是为了不让尊严再被践踏。王子阳的抗争，那些未出世的孩子、被活埋的同胞，让我们永远记得——和平来之不易。

走出影院，晚风拂过脸颊，远处的路灯亮得温暖。我想起开场前观众们安静等候的模样，忽然懂了：这份提前到场的郑重，这份观影时的屏息，这份散场后的沉默，都是对历史最好的回应。我们不必时时把仇恨挂在嘴边，但必须把“731”、九一八刻在心里——因为记住那些黑暗，是为了守护眼前的光明；记住那些牺牲，是为了“再也没有苦难”，不只是一句承诺。就像银幕里王永章说的那句话：“我只盼着你们能多活一会儿”，如今的我们，要让这份盼望变成现实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奔跑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有尊严地活着，这才是对那些逝去灵魂最好的告慰。

（作者单位：吉林公司）

731 罄竹难书

积雪总会消融，真相终将浮现。放映着《731》影片影厅，像一堂沉默又沉重的历史课。这节课没有老师，却以沉重的叙事、有力的镜头，直面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；这节课没有课本，却让每个人都懂得：一个个鲜活生命逝去，是一段绝不能忘记的伤痛。当历史的真相成为代代相传的记忆，成为我们自强不息的源源动力，才是对这段历史最好的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承史而行

■ 张东林

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，有些痛苦刻在民族记忆里，难以愈合，无法忘记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侵华日军的七三一部队，便是我们永难抹去的伤痕。依稀记得23年前，那年我刚上高中，开学的第一周学校组织我们观看了一部叫《黑太阳731》的电影。影片以极为写实的手法再现了那段阴暗的历史，触动了我的心弦，让我知道了那段被埋藏的罪行，让我窒息、惊恐、泪流满面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

此刻，我脑海中不断闪现着那人间地狱般的画面，带着压抑和复杂的心情，和同事们一同踏进了影厅观看新上映的影片《731》。“铭记历史伤疤、砥砺初心使命”的红色标语在银幕上格外醒目，影厅里安静得出奇。同事们紧抿的嘴角、凝重眼神，与我胸腔中翻涌的压抑感交织在一起，在灯光熄灭的瞬间，我们都做好了直面历史最深邃黑暗的准备。我静坐着，那些在脑海中闪现过的文字与画面碎片不断盘旋——“马路大”“细菌实验”“活体解剖”，无数个疑问在沉思中愈发清晰：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，承接这段浸透血泪的历史？

当银幕缓缓亮起，平房区的皑皑白雪映入眼帘，有谁能想到这片素白下掩埋的，是比寒冬更刺骨的罪恶。镜头扫过实验室冰冷的器械，锈迹里仿佛还残留着亡魂的呜咽，那些在“细菌实验”中被剥夺姓名、只有代号的“马路大”，他们的痛苦从未因时间流逝而褪色。这些画面没有特别血腥，却用细节撕开了“防疫研究”的虚伪面纱。我忽然懂得，面对这段

历史的第一步，是敢于凝视真相的勇气。唯有正视3000余名遇难者的冤魂，正视科学沦为暴行工具的荒诞，才能让“反人类”的警示真正扎根心底。

当银幕上显现泛黄的实验数据，阳光照亮纸上密密麻麻的姓名，身旁的老同事悄悄抹了眼角，年轻同事紧攥的拳头微微发白，我们来自不同的地区，所在不同的岗位，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，却在这一刻被同一段历史紧紧联结。我忽然明白，铭记不是沉溺于悲痛，而是将“落后就要挨打”的教训化作奋进的动力，将“守护和平”的信念融入日常的担当，让每一束光都成为照亮历史的火炬。当历史的真相被不断挖掘，以影像、文字的形式传播，那些影片中被残害的人们，正以另一种方式“活”在当代。

走出影厅，微风与柔和的阳光驱散了心头的压抑，我顿悟，我们应该做的，就是以清醒的认知为基，以传承的自觉为翼，在平凡的日子里，为还原历史发声，为传播真相助力，用绵薄之力为那些逝去的灵魂筑起永不坍塌的纪念碑。白雪终会消融，但记忆的温度会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中，烙热民族的精神底色。作为一名党员，面对这段黑暗时刻，我们既要守护历史真相，更要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。在各自的岗位上深耕不辍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毅前行，让民族的脊梁因我们的担当更加挺拔。这便是对那段黑暗历史最好的回应，也是对无数遇难者最好的告慰。

（作者单位：焦化蒙西公司）

血肉铸成的“记忆盾牌”

■ 刘井林

走出影院，北方的秋风裹挟着寒意拂面而来，我仍觉掌心滚烫，并非因空调温度过高，而是方才紧握椅扶的手，还残留着影片《731》中实验台的阴森触感。

这部聚焦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的电影，每一帧画面，都在为80多年前3000多名受害者发出悲鸣。开场的黑白镜头极具冲击力。1941年的哈尔滨平房区，小贩王永章推着豆浆车刚转过街角，铁钩已锁住他的手腕。这个市井小民，在目睹怀孕的林素贤被推进解剖室后，终于在“黑弹”实验中挺直脊梁，他用身体为孩子撑起生路，自己却倒在了毒气弥漫的实验室内。从“贪小利”到“舍生命”，王永章的蜕变恰是无数普通人在绝境中人性觉醒的缩影；“冻伤实验”那场戏，一个令人窒息的细节，当实验员用镊子夹起坏死的手指时，受害者突然睁眼，喉咙里挤出混沌的呜咽，身体已失去知觉，但神经末梢的剧痛未消。而记录员只是低头写下“实验对象耐受力符合预期”的冰冷记录。此时，墙角的杜存山正用指甲在墙缝刻着十字。这位装疯卖傻十年的“老囚徒”，看见隔壁小女孩被拖向解剖台，猛地用头撞击铁栏，像凶兽般嘶吼。那不是疯狂，是用生命最后的力气为无辜者呐喊。墙缝里的十字，既是信仰的寄托，更是反抗的密码，暗喻着电影“黑暗中总有微光”的核心主题。

电影中，每个小人物的反抗都如星火般微弱，

却最终汇聚成燎原之势。顾博轩最初是个连“断头饭”都吓得失禁的“胆小鬼”，可拔河比赛中，他假装失败，悄悄将钥匙塞进男孩手心，自己却被拖进“实验区”，用自己的生命延续了更年轻的生命。

石井四郎的人物形象塑造更显深意。这个戴着金丝眼镜、能用流利德语与美军谈判的“医学博士”，曾鼓吹：“战争的本质是生存竞争，弱者不配拥有生命。”当他看着活体解剖台上的林素贤，腹中胎儿的心跳与仪器的滴答声重叠，他眼中没有丝毫怜悯，只有对“新实验数据”的期待。他的“科学狂热”与军国主义思想交织，将“救死扶伤”的医学誓言扭曲为“以杀人为乐”的暴行，恰是法西斯主义对人性的彻底异化。

散场时，一位老人抹着眼角说：“我的爸爸就是细菌战的受害者，他临终前说‘要让后人知道’……”老人的话，道破了“记住”的本质：记忆不是沉重的枷锁，而是前行的动力。医者应该在实验室里攻克病毒，守护公共卫生安全；教育者应该将“731”案例写入教材，让“战争罪”的定义深入人心；媒体人应该发出正义之声，坚决驳斥抹黑历史的行为。当我们把“自强”化作实验室里的每一次探索、课堂上的每一次质问、国际法庭上的每一次审判，让和平不再是脆弱的承诺，而是用血肉与智慧铸成的永恒盾牌。这，才是对万恶的七三一部队最好的“反击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平庄煤业）

同胞们，向前走

■ 郝艳霞

电影落幕时，影院里久久回荡着抽泣声。我仍被那幕“人梯”场景灼痛双眼——孙明亮在深坑边缘一次次爬起又摔下，坑壁上的血痕与碎石一同坠落，而坑底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喊：“我叫巴巴洛夫！”“我叫季新宇！”“俺叫六胜！”“俺叫杨吉林！”这生命最后的庄严告白重重地敲在我心上，我已不能自己。

这一幕人梯，似黑暗中绽放的火焰。安达野外效能实验场的深坑，原是埋葬生命的坟墓，却成了人性光辉的祭坛。王永章挣脱绳索时没有选择独自逃生，而是转身解救同胞；孙明亮用魔术师的手法偷取钥匙，又用孩童的坚韧一次次攀爬；苏联战俘、朝鲜青年、中国平民……不同国籍、不同身份的人们，在绝境中共同托举出生命的尊严。他们喊出的不仅是自己的名字，更是对“马路大”编号的决绝反抗——日寇企图用编号抹去他们的存在，但他们偏要以姓名刻入历史。

这声声呼喊，让我想起杜存山在刺刀下的呐喊。当日寇两次点名“012”时，一直装聋作哑的杜存山突然挺直脊梁：“请叫我杜存山！”他至死不肯让王永章暴露，用生命维护了最后的尊严。而王永章最终完成蜕变，从“送餐的王永章”成为“救你们出去的王子阳”，这是从个体抗争到集体精神的升华。日寇那“天皇亲善，食物宝贵，健康换取自由”的谎言，在冻伤实验的冰锥下、在活剥人皮的惨叫声中、在活剖孕妇胎儿的手术刀上，被撕扯得粉碎，他们标榜的“自由”，不过是将活人变为“实验材料”的借口；他们吹嘘的“亲善”，不过是残害人类的虚伪。

当镜头扫过福尔马林罐里浸泡的婴儿标本时，“三个月”“五个月”的标签触目惊心，每个数字背后都是被篡改的基因、被抹杀的身份；而孕妇林素贤在手术台上最后望向天空的眼神，既是对“回家”的渴望，也是对母女命运的抗争。她的孩子被烙上樱花印，成为“实验成果”，而她自己则被制成活人标本。这种母女命运的残酷反转，恰恰撕开了侵略者“以华制华”的阴谋：他们企图通过基因改造将中国婴儿转化为残害同胞的工具，让中国人自相残杀。这种策略在女军官颈间樱花印的隐喻中达到荒诞的顶点——她抚摸烙印的动作，既是施暴者的冷漠仪式，更是受害者血统的隐痛标记。

一场没有胜者的越狱，钥匙打开房门后，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，而是安达野外效能实验场的鼠疫跳蚤病毒与火枪扫射。当王永章与孙明亮最终倒下时，我忽然懂得：他们从未真正失败。因为那个叫“王子阳”的英雄，从来不是某个人，而是所有不屈灵魂的集合体——当孙明亮在坑顶中弹时，当杜存山喊出姓名时，当刻有“回家”字样的苹果在牢房发放时，他们早已将抗争的火种播撒在每个观众心里。影片结尾处，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结束语“别回头，向前走，出口有光”，与影片中“你若记得，我便活过”的誓言形成呼应，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，不仅是国泰民安的人间烟火，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基因。

走出影院，我忽地想起工作中遇到的困难。先辈们在冻伤实验中咬碎牙齿也不屈服，在活埋威胁下仍要搭成人梯，我们今日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？我终于明白，所谓“不屈的脊梁”，是每个普通人面对绝境困难时的选择。我们站在和平年代回望，更觉这脊梁之重。它提醒我们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果实；抗争不是历史，而是每个时代都需传承的精神。当我们在攻坚时遇到困难，当我们在生活中遭遇挫折，当我们在绝境中感到迷茫，不妨想想那幕人梯，想想那些在坑底喊出姓名的人，想想那些在恶魔残害下仍要“回家”的人，想想那些用身体挡住火枪也要托举他人的人。

他们的名字，我们永远记得；他们的脊梁，我们永远传承。这或许就是电影《731》最深沉的告诫：别回头，向前走——不是因为前方没有苦难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脊梁不弯，光就在前方；只要姓名不忘，希望就永存。这正是对“你若记得，我便活过”最动人的回应。

（作者单位：焦化公司）



（本版图片均为影片《731》剧照）

